

『我给父亲发微信，告诉他我很想他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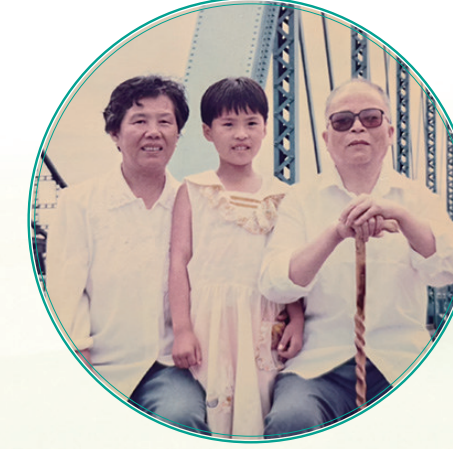
2021年1月19日，一个看似平凡的日子，对于赵宇洋来说，却是终生难忘，也就是从这一天起，她再也没有父亲了……在父亲刚刚离去时，赵宇洋虽然内心悲伤，却认为“那段时间是迷离不清的”，仿佛觉得父亲走了又没走，内心始终无法接受残酷的现实。

在整理父亲的物品时，赵宇洋发现了从小写给父亲的生日贺卡，里面的话语是幼稚可爱的，“祝您活到一百岁”“捶腿卡还有N次”。父亲始终珍藏着女儿从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、高中一直到大学的毕业照。“就在此时，我前所未有地体会到父亲的爱默默无语，却陪伴我生活的每时每刻，他仔细保存着我每一段人生的宝贵记忆。”

在父亲离开后，赵宇洋内心对好几个瞬间始终无法释怀。“小时候在家楼下玩，到吃饭时间也不回家，被父亲抓着衣服拖回家，我像八爪鱼又笑，又闹，又要赖。在每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和父亲一起在沙发上晒太阳，那时候，时间很慢，空气很甜，肚皮很暖。在过年时，父亲带着我一起挂彩灯，每次挂好开灯时，满满的年味瞬间填满我的脑海。想起父亲给我做水果罐头，那味道飘满房间，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罐头。从小到大，父亲给我做的酱牛肉都是那么香嫩可口，我今年也学会了做酱牛肉，但味道却一点儿都不一样。”

赵宇洋至今保留着在微信上给父亲留言的习惯。“或许是我太幼稚，总认为微信上和他说话，他就没有离开。慢慢的，我发现自己有很多父亲的影子，我努力学会做好吃的，把每一件物品摆放整齐。我也在思考人生是什么，并不是物质和财富，是一辈子不断拥有却又不断失去，是珍惜并铭记拥有的、失去的一切。”

“清明节怀念父亲，一直记得他温暖的笑容，经常回忆我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。想起《武林外传》里的一句话：幻境再美终是梦，珍惜眼前始为真。”赵宇洋最后念了一段写给父亲的文字：“每个人终会变成星星，人生终会停止，每个人只是句点不同而已，听说只要被记得就会一直都在。”



『大虎宝子，我永远是你的虎宝小凤』

大虎宝子是老公的爱称，虎宝小凤是老婆的爱称。2022年4月1日，大虎宝子永远离开了虎宝小凤。

昨日上午，缪云凤向记者展示微信里写给老公的一段文字：“亲爱的大虎宝子，此刻床头闹钟的夜光数字跳到23:22，若是从前，该是你夜班工作的时间。我第27次把手机解锁又锁上，那个永远能接通的号码，现在变成了一口寂静的枯井。”

缪云凤最近经常翻看手机里那张照片——他们夫妻俩在北塔公园饭后散步。“这张照片我一直都没舍得删。他搂着我的肩膀，仿佛温暖的大手从未离开。每次从园区西门出行，当年情景不断浮现，在我的生命里他从未离开。”

大虎宝子经常说，他们是檐下街泥的一双小燕子，但他总抢着叨最重的“草枝”。“从我们的小家建设开始，无论大事小事他总能有担当，为了不让我受委屈（公公因为疾病导致脾气不好），他选择自己照顾卧床多年的老父亲。从不发火的他用近乎命令的口吻不让我为他分担，我深知他是真的爱我。”

缪云凤回忆说，他说过人就像候鸟，迁徙是写在基因里的承诺，可他为什么提前飞往永恒的春天。“上周末，学着他的样子做糖醋排骨，盐罐打翻时突然痛哭失声。原来思念是后知后觉的疼，就像埋在血管里的玻璃碴子，总在某个转身的瞬间突然刺痛。我学着把烦恼掰碎了说给他的微信。每天出门时，我轻轻摩挲。这是我们约好的加油手势。但出门时，我永远缺失了他那样踏实温暖的拥抱。”

“那年夏天，我出差回来穿着新买的碎花裙等他，他冲出大门时工作服上粘着快递箱的泡沫灰尘，从怀里掏出个又大又圆的红苹果。如今街上依旧喧闹，只是再没人会从晨光里向我奔来。

如果今夜月光足够明亮，请落在我的枕边化作一只小飞虫。我多希望他来看看现在的家，餐桌、沙发、写字台、‘发呆屋’（他给阳光房起的名字）。他们都是老样子构成我们的温暖‘燕子巢’。”

缪云凤最后说：“火关没关好、早饭吃没吃、天黑早点回家、天冷多穿衣服、过马路别看手机、晚上别熬夜太晚……我真想再听他说那些日常嘱咐，虽然当时觉得他好唠叨。”虎宝小凤仍在憧憬，与大虎宝子七老八十、手拉着手，走在漫天晚霞的春天。

『我向大海喊出你的名字』

又是一年清明，思念积郁已久，此刻愈发浓烈。快乐有多快？总以为来日方长，结果却是世事无常。永远有多远？憧憬人生路携手踏夕阳，离别时却来不及说再见。有遗憾也有悔恨，有多少话藏在心中没有说，有多少事日复一日却没有做。

有的事从来不愿想起，有的人永远不会忘记。想起点滴过往，夜不能寐又泣不成声。思念逝去至亲，内心牵挂未曾停止片刻。思念，在某个猝不及防的瞬间触景生情，欲言又止却欲罢不能。既然离别是生命的一部分，那就且行且珍惜，善待自己、珍爱家人，这也是对逝者最大的告慰。

2025年2月27日，沐涵因罹患白血病辞世，时年34岁。昨日下午，苏漠向记者讲述了两人之间的回忆。“还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在2010年，沐涵比我早到寝室。我排行老二，他排行老三，我不爱叫他名字，就爱叫他老三。在大学毕业那一天，我说我不要最后离开寝室，怕太伤感。他说他最后一个走，给我们都送上了回家的路。”

毕业后，老三在抚顺，苏漠在沈阳。他是班级里第一个当护士长的人。“我经常去找他吃麻辣烫、烤鸡头，还有各种烤串炸鸡。他结婚我给他当伴郎，他买新房我去凑锅底，我觉得我们的友谊能一直走下去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突然给我打来电话，声音低沉地问我哪家医院治疗白血病比较好。他说帮别人问的，但是挂断电话，我坐在车里就跟老婆说，我感觉不好，感觉他并不是帮别人问的。后来他把检查结果给我发了过来，我不愿意相信眼前三个字：白血病。”

在骨髓移植和化疗期间，苏漠经常跟老三打电话和语音视频，“我总是调侃他，不想他因为这个病就失去活下去的信心，想着年后就去看他。谁知道老三的病情发展这么快，其他同学进病房看到他都没敢认。”

苏漠回忆说：“我当时站在最后面，害怕自己会控制不住流泪影响他的情绪。吃了口饭，坐了一会儿，我和同学说我们回去吧，别影响他休息。走的时候我心里知道，这可能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面。直到2月28日早晨，看到他去世的消息。”

老三的家人最终选择了海葬。“海葬挺好的，可以随着大海飘向四方。想他了我就去海边坐坐，吹着海风向大海喊出他的名字。我不觉得死亡是结束，也许是换了方式陪伴。家里那边我会尽己所能帮他关照。老三，我真挺想他的！”

『母亲的期盼是我成长的动力』

“我的母亲出生于1949年，母亲在世时有个既响亮又骄傲的名字——共和国同龄人。”沈阳理工大学体育部的陈亮说，因为疾病，母亲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018年。“我对母亲的思念，不仅停留在母亲本人，也停留在她生活的那个时代。”

陈亮回忆说，她的母亲是一名共产党员，也是土生土长的沈阳人。母亲跟随姥爷、姥姥来到熊岳，认识了父亲，组建了家庭。“在我小的时候，母亲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正直。对于她工作的具体内容，因为年纪尚小我并不了解，只知道厂子很大、工人很多，也知道能在这里工作是一种荣誉。”

在陈亮12岁时，父母将工作和户口转回沈阳。熊岳这个山清水秀、人杰地灵的地方，对他而言又多了一个称号，叫做故乡。“1978年是我出生的年份。我度过了无忧无虑、诗情画意的小学时光，在中学时代来到辽宁省会城市沈阳。我开始成长，并见证这座城市不断发展。”

父亲和母亲都投入到新的岗位，为社会发展尽自己的力量。“由于我对学习并不上进，母亲在这段时期给我最大的感觉是严厉，但在我的生命中，母亲对我殷切的期盼才是我生命的主旋律。在复课一年后，我终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。如今我以一名高校教师的身份，为国家培养身心健康的合格人才。也算没有辜负母亲对我的期望。”

病魔却在此时缠住母亲！母亲的身体终于扛不住工作与家庭的双重压力，被病魔夺走了生命。“我的母亲本来等到退休可以享受人生，却要和病魔做斗争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我的母亲一辈子都在为社会和家庭燃尽了自己的蜡头。”

陈亮告诉记者，祖国越来越强大，母亲却再也看不到这辉煌盛世。祖国不会忘记曾经为她奉献的人，孩子也不会忘记母亲给予的恩情。“我会继续以父辈们为榜样，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！”

『我欠姥姥一个深情的拥抱』

“姥姥离开我们已经8年时间了。我特别遗憾未能见她最后一面，没有参加她最后一次生日庆祝，也从未给她一个深情的拥抱。”在董静文心中，她对姥姥的思念始终带有遗憾。

在董静文的记忆中，姥姥经常给她做各种可口的饭菜。“记得儿时最爱吃的就是姥姥用大铁锅炖的豆角。在我过生日时，姥姥会给我煮鸡蛋；在过年时，姥姥包的肉馅大饺子特别好吃。最美好的回忆是每次回姥姥家时，她忙碌地为我们做一桌子菜，看见我们狼吞虎咽时，姥姥露出灿烂的笑容。”

2009年，董静文和哥哥陆续考上了大学，她看到姥姥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，眼神中也流露着对他们远离家乡独立求学的担忧。“姥姥一直默默鼓励着我，她的微笑就是我学习生活前进的动力。”

2012年，董静文参加工作，成为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客运段动车一队列车长。“我清楚地记得在考上列车长时姥姥高兴得像个孩子。那次回家她拉着我的手，从村东头走到西头，巴不得告诉所有人这是我外孙女，我外孙女考上列车长了。她让妈妈把我穿制服的照片洗出来，每天拿在手上边看边笑。我也特别后悔，为什么没有穿着这身制服走到姥姥面前，让她好好看看我。”

姥姥经常告诫董静文，在工作中一定要肩负起心中的责任，要注意休息，身体好才能工作好。“姥姥告诉我，列车上就是一个小社会，要服务、保护好每一位旅客，要把大家安全平安地送到目的地，这是我的责任。我国的铁路事业飞速发展，高速铁路已经通到我们的家乡，北票到沈阳从原来的将近5小时，缩短到1小时20分。家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这是无数辽西儿女多年以来的梦想。家乡人日夜期盼的高铁梦已经实现了，可惜姥姥已经不在我们的身边。”

董静文清楚地记得，姥姥走的那年，她的生日也是端午节，一家人都回去庆祝生日。“但我当时接到调度指令，节日期间加开临客。姥姥安慰我说，工作重要，安心工作。我没有想到，那竟是她最后一个生日……”在董静文心中，有太多话想对姥姥说：“我们现在越来越好了，姥姥离开我们8年时间，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想念。”

董静文最后眼含热泪告诉记者：“其实我知道，姥姥一直都没有离开我们。她就像家门前的老树，永远在我心里，永远在全家人心中。”

窗外的杏花又开了，花瓣飘落在爷爷从前最爱的摇椅上。恍惚间，曹雪松仿佛又见老人家戴着墨镜，仰头听收音机的模样，大茶缸里的茉莉花茶雾气袅袅。

1950年，一个刚满18岁的湖南男孩，把根扎在东北的黑土地。许多年后，爷爷把军功章小心翼翼地收进红木匣。虽然被炮弹烟尘熏坏了双眼，爷爷却总是在发工资那天，从上衣口袋里准确地摸出几张带着体温的纸币。“这张给你买肉枣，这张给你买文具，这张给你买面包。”爷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“洋芋要的，爷爷都给买”。

1997年夏天，街边开始流行一元一支的机打冰淇淋。在全家人去丹东游玩时，爷爷竟然让奶奶打满整个保温桶。绿皮火车摇摇晃晃，爷爷的手杖敲出节拍。“人群潮水般向我们涌来，爷爷将我接进硝烟淬炼过的臂弯。他用当年背步话机的脊梁为我撑起方寸阴凉。保温桶里的冰淇淋在我的怀抱里慢慢融化，那是我所拥有的最奢侈的甜蜜。”

2001年冬天，爷爷在家里摔了一跤，再次引发脑出血。“那天早晨5时许，爷爷在卫生间摔倒了。我当时正在书房学习，家人们让他躺在被子上搜回卧室。我回想起来，当时是害怕他有事，没敢上前查看。”曹雪松因此错过见爷爷的最后一面。“当天放学，父亲没来接我，姨夫带我回家，我才知道最爱我的爷爷永远离开了。”曹雪松随后迎来全市统考，她是哭着完成考试的。

曹雪松告诉记者：“如今我喜欢带着儿子去各式各样的面包店。他不知道，二十四年前，有位失明的老兵，把世间最珍贵的明目良方留在了我的生命里。那是被偏爱的笃定，是穿越战火与病痛柔情，也是我一生昂首挺胸的底气。”

人的一生会有遗憾，爷爷从未见过孙女；人的一生也有幸运，爷爷眼里只有孙女。

『那桶冰淇淋，是我拥有过最奢侈的甜蜜』